



三色董丛书

云顶寨

谭竹 著

重庆出版社



云顶寨

谭竹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顶寨/谭竹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ISBN 7-5366-6801-5

I.云... II.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760 号

三色堇丛书

云 顶 寨

谭 竹 著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向 洋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1 千 插页 3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 -5366-6801-5 /I.1204

定价:23.00 元



青年女作家 譚 竹

内 容 简 介

《云顶寨》是四川境内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寨子，位于崇山峻岭中，仿佛高入云端，故称云顶寨。寨内住着付氏家族，前有明朝皇帝亲赐的代表生杀大权的黄旗，后有省副都督特许的裁决权，政由己出，权倾一方。

寨子由气势恢弘的寨墙护卫着，寨内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还有田地水井、粮仓炭井、枪枝弹药库、学校寺院等。关上门来，俨然一个独立的王国，因此人称“云顶国”。寨外的付家场，是一个专为付氏家族服务的集市。

小说以付氏八老爷的六子一女为主线，以他们的个人命运来反映家族命运。有抽大烟抽死的付承辉，有自己修监坐牢的付淮宇，有挖了十年才奇迹般出炭而发家的付永昌，有爱上武师私奔不成疯掉的付诗来，有堕胎而亡的付嫣紫，有装神弄鬼的觉花佛，有作恶多端的曾大总管，有被骗婚嫁入寨子后下毒杀夫的楚兰心，有为了得到贞节牌坊而被活活饿死的沈方儿……随着全国解放，土地改革的开展，付氏家族也随之土崩瓦解，一个时代终结了，一切烟消云散。

小说以温柔细腻的叙述，空灵的想像，神奇的传说，独特的民俗，以多个叙事角度诉说交织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描述川中大户付氏家族的兴衰并以家族的命运折射出时代与社会风云流变。

目录

1. 寨墙····· (1)
2. 相亲····· (9)
3. 云顶国····· (17)
4. 付氏类人····· (25)
5. 拜轿····· (34)
6. 听房····· (45)
7. 命····· (57)
8. 夏布····· (68)
9. 付家场····· (79)
10. 小姑····· (89)
11. 觉花佛····· (100)
12. 赶鬼集····· (107)
13. 聚宝楼····· (117)
14. 祭祀····· (127)
15. 女佛堂····· (132)
16. 穿衣童····· (155)
17. 破地狱····· (163)
18. 酒窖····· (171)
19. 毒药····· (181)
20. 讲租····· (195)
21. 承欢····· (203)
22. 抚子····· (212)
23. 洪水····· (221)
24. 井····· (229)
25. 还俗····· (237)
26. 魂····· (245)
27. 走脚····· (259)
28. 婁童祥玉····· (271)
29. 杀妾····· (279)
30. 修监····· (286)
31. 挖耳矿····· (294)
32. 地····· (302)
33. 大烟····· (310)
34. 贞节牌坊····· (322)
35. 鬼新娘····· (329)
36. 疯····· (335)
37. 夹竹桃水····· (346)
38. 三炮····· (358)
39. 绮梦····· (365)
- 后记····· (369)



1. 寒 墙

付诗来

我关上白天，打开黑夜，所有的一切就都涌现在眼前：松林连绵起伏的涛声，潮湿腻滑布满青苔的土坡，炽热如火温润如水的肌肤，急促震荡响彻天空的呼吸……

月亮和星星，灯烛与萤火虫，镜子与金属，世界上所有的光线都藏起来了，一切陷入深深的黑暗之中。粘稠的、温暖的、无处不在的黑，除了“漆黑”无法用别的词形容的黑，把你和我包裹在里面。我们是躺在柔软沉默的黑中的两只松果，两个小小的核，两粒相亲相爱的种子。为了这一刻我要永远热爱黑夜，以及一切与黑、黑夜有关的东西：梦、煤、墨汁、乌鸦……

黑暗中，你使我流血了，温热的血打湿了一小块土地。我希望从那里会开出一朵红色的花，就像地毯上印着的图案，鲜艳的、薄薄的、呼之欲出的。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揭下来夹到诗集里，把它盖在“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的句子上了。

你给予我的隐密的痛停留在身体深处，停留在我心上。它使我感到你仍在那里狂奔，打开通向天堂和地狱的大门。但是我很幸福，像花朵一样幸福，像果实一样幸福。它在渐渐消失，一层层地淡下去，当它没有了，

7AF99/04

感觉不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也就不在了吗？那么就让我痛着吧！就让我坐在时光的水流中，像一块岩石一样一动不动，想着你，想着那一夜温暖的风、窸窣窸窣的青草、暗暗放香的野花，流云、飞鸟、雨水、露珠，以及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想要睡去，为了在夜里醒来；我想要哭泣，为了不再伤怀。我用绸缎缚住眼睛，从屋子最幽暗的角落凝望花窗上那一小片阳光，凝望你。松林的清香飘浮而至，祥云寺的钟声响起……

当我取下绸帕，黑夜就会来临，我要与你相会于付家恢弘的寨墙。在芳草萋萋的墙头，我将为你开放，放出果子青涩的香味，漫过忧伤与恐惧，死亡与墓地，将你溺毙。

云顶寨的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

云顶寨修筑在山顶，因其高，仿佛入云端，所以名为云顶寨。整个寨子里都是付氏家族的人，有一千多口，算得上是一个大族。说它的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指付家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等，仆人们不在此内，世上没有睡到中午才起来做事的仆人。

付家的仆人们——丫头、老妈、奶母、伙房、打杂、护院、花匠、轿夫、马夫、跟班，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毫无怨言地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勤勤恳恳地一直忙到深夜。如果这样想，主子们的一天从中午才开始，下人们的一天从清晨开始，不是活一天相当于人家的一天半，白白地多赚了半天吗？一辈子下来岂不是要比别人多活几十年？那可不得了。

付家小姐付诗来在中午吃过早饭和在下午吃过午饭后又躺到了床上，听着屋里屋外用人们忙乱的脚步声，心里有点高高在上又有点羡慕，毕竟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总有事做而且做得那么起劲是



一件令人充实的事。作为付家小姐，她可以念书、写诗、绣绣花、骂骂丫头、去姐妹们屋里坐坐，去姨太太们那里小赌一下，听听流言蜚语，再去祠堂传给念佛的老太太，扰乱她们的清修。不过此刻她心烦意乱，什么也做不下去，一心只盼着天快黑下来。

付诗来用手摸摸缚在眼睛上的绸帕，隔着薄薄的滑腻的丝绸，温热的眼皮下眼睛在微微地跳动，好像小小的心跳。付家小姐便用三处心跳想着她的情郎——付家的护院武师武明君。和一个下人恋爱已经大逆不道，何况她还犯了更大的忌。但是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做犯忌的事更刺激更惊险更激动人心更令人神往呢？

祥云寺的晚钟响过，空气渐渐凉了下来，天井里兰花的幽香一阵浓似一阵。付诗来解下绸帕，换上轻薄如水的绸衣，蓝色底子上绣着淡淡的粉红色花朵，无风自动，零落满地，楚楚动人。

经过天井走廊时付诗来听见背后一个声音说：“要不要夜行服？”

回头一看，堂妹付嫣紫正坐在大厅一张太师椅上吃葡萄，一只脚搭在雕花的扶手上，一只手高高地拎着一串紫葡萄，正仰着头用嘴去够，并没有看她。她微微皱着眉头，说道：“你说什么呀！”

付嫣紫噌地从椅子上跳下来，身上披着一堆纱，却露着胳膊，穿着肥大的灯笼纱裤，光着两只脚丫子，一头长发刚洗过，滴汤滴水地堆在头上，包着一块纱，猛一看像阿拉伯人似的。这个宝贝堂妹排行第七，上面有六个哥哥，她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从小娇惯得不得了，连付氏那些老家伙都拿她没办法，何况温婉柔弱的付诗来。

宝贝堂妹挤眉弄眼地凑到她面前，低声说：“和武大个儿幽会很过瘾吧？”

付诗来脸刷地白了，把她一推：“别胡说！”

付嫣紫若无其事地走到天井里，看看天说：“今天晚上有月亮，丝线刺绣会反光，我是为你好。”

听起来付嫣紫倒没什么恶意，这个古怪的女孩也的确有许多奇装异服。付诗来一时拿不定主意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付嫣紫养的鹦鹉阿娇扑扑扑地飞来停在主人的肩头，拍打着绿色的翅膀，用沙哑的声音说：“杀！”

其实这个字不过是阿娇惟一会说的字而已，但是付诗来此刻听来格外心惊，觉得这个鹦鹉阴险狡猾毒辣，格外可憎，于是挥挥手说：“去去去，真讨厌！”她借此机会几步迈过天井，走出院子。

天上果然有月亮，天色很亮，树影婆娑，花影迷离。付诗来脚步轻轻地往寨墙奔去，猫一样悄无声息，云雀一样轻盈，风一样掠过墨香书院、骑龙屋基、糖房、马房、菜园子、花圃、落红桥、叹花池、如意阁、香远亭……突然，前面像出现了一堵无形的墙，为了避免一头撞上，她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石礅，上面花纹古雅，生着满面青苔，正中有一个深深的小孔，插着一面黄色的旗帜。这面旗帜和寨墙一样是付家权力的象征，是明朝皇帝亲赐给付家先祖，让付家有生杀大权。因此自古以来，付家女子不贞，可处死刑，儿子不孝，可撵出祠堂，仆人间的纠纷，可自行裁决。此特权几百年来沿袭下来，历朝历代的官家都或默认或支持，现任省副都督还特许付家寨务局设公堂，触犯族规者，可以审、关、杀，一般民事纠纷，也不用麻烦官府了。只不过家法比国法还严，对付家子孙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付诗来一想起有一天自己要在这寨务局的大堂里受审就不寒而栗。她在这面历史悠久的大旗下好像一只小蚂蚁般不堪一击。但是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情人在前面，刀山火海也敢跳，至于跳下去会如何，先不忙去想它。

付诗来急忙转身绕过它走上另一条小路，命令自己把它忘掉。

夜色明朗，天空清澈，高大威武的寨墙清晰可见。它有十多米高，四五米宽，墙外还砌有两米多高的护身墙，墙上建有垛口。寨墙全部用完整的大青条石砌成，耗资巨大，并经过几次扩建才有如今



的雄伟气势。

第一次修寨墙是在明万历年间，付家先祖见此地风景怡人，决定插田耕种，筑屋定居。人口渐增，又有些结余的银子，为了防盗防匪，于是垒石为墙，筑寨自保。其实，它岂止是可以防盗防匪，连历次农民起义军都未能攻破。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了付家权威的象征，不怒自威，盗匪望风而逃，根本不再起招惹它的念头。渐渐地寨墙疏于护理维修，泥土堆积，生满青草藤蔓，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各种野花盛开，摇曳墙头，招来蜜蜂蝴蝶嘤嘤嗡嗡。当年的炮台、兵棚，也成了小动物们的庇护所。

付诗来轻轻登上小北门旁边的墙头，露水打湿了她的软底绣花鞋。草间的石块绊了她一跤，她向前扑去，杂生交错的藤蔓又伸手扶住了她。

她停下来定了定神，觉得心跳得厉害，好像生怕她不知道它的存在。站了一会儿，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不知什么东西走到荒芜的兵棚。一个小动物从干草堆里钻出，绕过她脚边溜走了。

干草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静了下来。远处付家各宅院灯火通明，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丫头、仆人们正穿梭于厅堂之中，付家老爷们在酒饱饭足之后，又会躺下抽起大烟，聚赌的人们通宵达旦，天明方休。

寨子修建在山顶，风景非常美丽，然而无论冬夜腊梅的绽放，夏夜蛐蛐的低语，还是黎明时分喷薄而出的红日，山间绚丽的烟霞，山下变幻的云海，寨子里的许多人从未留意过。这美丽的仲夏之夜，对于他们也同样形同虚设，在他们的世界里，晨昏颠倒，昼夜不分。时光迈着一如继往的步子走过，而日子遵循着他们的法则流淌着，一成不变。

身在远离热闹喧嚣的寨墙，仿佛置身世界的边缘，付诗来用一种陌生的全新的眼光打量这个大庄园式的寨子，好像那不是她从小生长熟悉的家园，而是一个庞大的不为人所知的神秘村庄。

远处起伏的山脉如连绵的波浪，云顶寨是一艘正在云顶缓缓航行的大船，坚固巨大的条石砌成的寨墙是船的外壳，已保护它在时光的河流里航行了几百年。它还会开多久，将要开到何处去？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它存在得太久，一直繁荣不衰，因而它的存在显得天经地义。它是一个小小的王国，自给自足，不依靠任何人生存，没有人想得出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颠覆。

付诗来站在兵棚边沿向外看，这一段外面地形较高，因此垛口上还砌有压墙，以保持高度，防止敌人攀爬和寨外高地敌人的子弹或弓箭射入。她站在那里，想像着曾经有一个寨兵站在她所在的位置，扛着枪或长矛与同伴们一起对外敌作战，借着寨墙的掩护，他逃过一命又一命。他们胜利了，成功地击退了敌人，这胜利是上天注定的，他们只是一次次让它成为现实罢了。他的小情人在墙下向他欢呼，用无限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她是一个梳着双鬟的小丫头，穿着绿衣，像春风里刚长出一棵嫩苗。在她依恋信任赞叹的目光里，寨兵长大了三倍，向空中不由自主地飘浮起来。他飘上墙垛，拔出大旗挥舞，翩翩的身影宛如游龙。正当这时，一枝冷箭出其不意地射来，寨兵从墙垛倒下，在小情人的惊呼声中如一只沉重的沙袋砸向兵棚，溅起一阵灰尘……

付诗来被自己的想像吓着了，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脚，向一旁退了退，仿佛寨兵正好落在她脚边。她走出兵棚，在一丛半枯的草丛间坐下，草丛像一个鸟窝似地围着她，使她感到安全。

月光下她的蓝绸衣变成紫黑色，粉色丝线的刺绣果然反光，幽幽的像一圈项链。不，它们分布在颈边、袖边、裙边，如同无处不在的枷锁。不过不要紧，她的情人就要来了，就要来解开它们，让她褪去所有束缚，尽情地舒展。让她像风一样自由快乐，无拘无束地飞翔，沿着寨墙奔跑，盘旋在寨子的上空，俯视着寻欢作乐的人们，但他们的快乐怎么也比不上她的。今晚花是为她开的，草是为她长的，今晚的月亮只为她照耀，树只为她舞蹈，歌声骤起，芳香弥漫。



听，草在窸窣，沙石在低吟，那是他轻捷的脚步；听，他正在走来，一步一步，踏在她的心上；听，他来了！月亮变成太阳，黑暗化为光明，所有的痛苦都解除了，所有的悲伤都退去！阳光普照，鸟儿欢唱，他来了！他来了！

武明君

演武厅是半圆形的，像个倒扣在地上的大铁锅，底部由大块方形黑石垒成，圆弧形的顶部是一圈亮瓦，所以准确地说它像一个倒扣的没有底的大铁锅。每天不同的时刻，阳光都能照进来，照在下面那个圆形的台子上。台子有三米多高，没有梯子，得凭轻功一蹭而上，初级的武师连跳都跳不上去，能跳上台子练功，才算是具有了入门的功夫。我们最终要练到能跳上十来米高的寨墙，以便能抓住入侵者。其实一般小毛贼哪能敢打付家的主意，这么多年没人翻过寨墙。不过我喜欢练功，总有一天我要练到像师傅那样飞檐走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比猫的脚步还轻，没人能发现。

付家以外的人，都觉得这个演武厅修得怪里怪气。我从小长在付家，倒觉得演武厅嘛，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好奇怪的。小时候远远地看着它，还以为是一座神秘的城堡，里面曲曲折折，尽是机关，谁知就只是一个四周围满兵器的大圆台子。大圆台子也不错嘛，地方宽敞，怎么翻跟斗也不容易摔下去，又够气派，谁见了都说从未见过屋子里有这么大的坝子。

关于我为什么会从小就在付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逃荒的人丢在大门口，被付氏捡来的；一种说我娘是哪房的丫头，我是付家某房老爷的种，老爷死后付家不认我们母子，于是我成为寨丁，娘被逼死。有时候我相信第一种说法，心里对付家很感激；有时候我又相信第二种说法，心里对付家充满了仇恨。不管怎样，得到付家大小姐的芳心使我很高兴，如果我是一个下人，那是天上掉馅饼；如果我是付家的人，正好一泄心头之恨。

付家大小姐也真奇怪,为什么偏偏看上我,瞧她长得斯斯文文白白嫩嫩,狂起来却不得了,要不是她主动,我还真不敢……那天我脚步浮浮地回武舍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可以死了!细想起来这事好得有点叫人不相信,可是好事竟又来了,她又约我了,想不相信都难。一整天我都云里雾里,练对打时差点被大师兄一刀削下半只耳朵。现在可不能死,也不能伤,我得囫圇去见小姐。

我不时望望圆屋顶,太阳从一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另一边,落到黑石之下,然后让月亮代替它挂上了枝头。我吃过饭,假装躺下,等大家都睡着了,我整整衣服爬起来,偷偷溜出了武舍。

从底下望上去寨墙可真高,我运气一跃,还不到它的一半。总有一天我会练到跳上它,再和付小姐幽会时就不必爬台阶,可以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从天而降,直接落到她面前。她干吗希望我从天而降呢?要是一个人老这么来无踪去无影的,不是叫人怪害怕的吗?搞不懂,女人,真搞不懂。不知道她的小脑瓜里一天想些什么,那么多王孙贵族她不喜欢,非要来喜欢我,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她还常常问我爱不爱她,其实她要不老问这个问题我会更爱她。

走上寨墙,一眼就看见她坐在乱草丛中,身边有一株野蔷薇花,已经快开谢了,风一吹过,花瓣就纷纷扬起。她伸出双手在空中舞动,宽宽的衣袖退到臂弯,露出洁白如玉的手臂。我二话不说走上前去就将她扑倒在草窝里,一摸到她柔嫩细滑的肌肤,我就再也不能想别的事。

我的两只手上全是练功磨出的茧子,粗糙开裂,如同搓衣板,她轻声哼着嚷疼,我换作别处用力,她也就不吭声了。我们把草丛中的碎石踢得纷纷跌下墙头,寨墙好像要被我们干垮了似的,真是过瘾极了!

、 她又一次问我:你爱我吗?此时我很愿意回答她,我对她说:我爱你,我想永远这样爱你,一直把你爱死。



2. 相 亲

付嫣紫

快到夏天了，天亮得真早，我本想再睡一会儿，可是睡不着了。我一咕噜爬起来，大叫：“双悦！双悦！”

我叫到第五声，这死丫头才慌慌张张地跑来，呆头呆脑地说：“小姐这么早就起来了？”她胖胖的圆脸上有枕头压出的红印，一双眼睛迷迷登登，看她那个蠢样子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昨天叫你找出来的那条玫瑰红的裙子呢？我今天要穿！”

这丫头才如梦方醒去翻衣柜。我喝道：“先打洗脸水来呀！”她又丢下手里的衣服跑出去。在她身后，柜子里的绫罗绸缎没有放好，瀑布似地滑了一堆出来。哼，真不知道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摊上这么个笨丫头。

我走到鸟架子前对阿娇说：“morning！”

“杀！”它拍着翅膀兴高采烈地说。这只笨鸟总也学不会第二个字，真是气死我了！

背后传来扑哧一声笑，双悦端着铜盆进来，笑道：“阿娇总说‘杀、杀、杀’，已经够得罪人的了，小姐要是再教会它说‘摸你’，就更让人笑话了。”

我怒道：“什么摸你不摸你的，这是英文‘morning’，早晨的意思，三哥从英国回来时教我的。算了，算了，跟你说也没用，快给我梳头，今天六哥相亲，我急着想去看看新娘子漂不漂亮。”

双悦用篦子轻轻梳着我的长发，问道：“六少爷不是病得挺厉

害吗？怎么还要娶亲？”

“我爹说，就是这样才要赶紧冲冲喜。本来结婚前不必见面，可是女方听说了一些传闻，不放心才要求来相亲，不知是哪家姑娘，要倒霉了。”

“那也没办法呀，是这个命就认命吧！”这丫头倒是心平气和，逆来顺受。

“如果你这么想，那么你就一辈子是个丫头命。”我一边同她聊着，一边想，六哥咳得背都驼了，枯瘦如柴，立都立不稳，一看就是个病人，他们会想什么法子让他不露馅呢？想到有好戏看，我连早饭都不想吃了。

丢下碗我就径直往接待客人的大夫第跑去。整个宅院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小丫头在扫地抹桌子，看来客人还没有来。我对一个小丫头说：“我到演武厅玩，一会儿客人来了赶快来叫我。你要是胆敢不赶紧来叫我，误了我的事，当心我把你的皮剥下来蒙鼓，叫你天天挨捶。”

小丫头诚惶诚恐地答应了。我转身往演武厅跑，经过菜园子时迎面碰上大总管曾经望。他叫住我问：“嫣紫小姐，这么早就跑到大夫第干吗呢？”

“看六哥相亲啊！”说完我就想跑。他一把把我拉回来，板起脸孔说：“待会儿楚家的人来了，小姐要看热闹可以，但不能乱说乱动。你要是多事，惹出祸来可没人救你。”

我笑嘻嘻地望着他说：“知道啦！曾大管家穿着这件宝蓝的新袍子真神气，比寨长还要威风呢！”

这话使他很高兴，他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板，一手背在后面，一手又去捋胡须，像一只抓痒的猫。

我一溜烟跑到演武厅，一眼看到武明君正在台子上练三节棍。他裸着上身，穿着一条绛红的灯笼裤，腰间扎着绛红的腰带，手臂上、胸膛上全是结实的肌肉，一用力的时候就一块块地鼓出来，好



像伸手就可以拿下来似的。那么粗的三节棍“碰”地缠在他身上、脖子上，他似乎一点也不觉痛，豆大的汗水一颗颗滴下来，皮肤上像抹了油似的，一路滑溜溜地滚下去了，如同露珠滚过荷叶。

我奔到台下，大叫：“武哥哥，快来拉我上去！”我见了谁都叫哥哥，武师们都挺喜欢我的。台边的一个武师放下手中的大刀，俯身向我说：“嫣紫妹妹又来玩，我来拉你吧！”

“不要你拉，我要武哥哥拉！”我跳开一步，又拚命喊：“武哥哥，武哥哥！”

武明君这才无可奈何地走过来，皱着眉头说：“这里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伤着，到时候我们又脱不了干系。你到别处玩不行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他就只好放下三节棍来让我抓住，只轻轻一提，我就腾云驾雾般升上了平台。

刚一落地，我就装做不经意地说：“武哥哥这么早就起来练功，可真是精力过人呀！我出来的时候，诗来姐姐还在蒙头大睡呢，一定是昨晚做了梦，没睡好，早上才起不来。”

趁他犯愣的当儿，我飞跑过去跳上木架子托着的绷床，叫道：“武哥哥来教我翻跟头！”

他这才反应过来，扑过来叫：“哎呀，小姑奶奶，你已经摔下来过两次了，拜托你下来好不好？”

我才不理他呢！自顾自越蹦越高。风呼呼地在耳边吹着，裙裾飞扬，煞是好看。只是无论跳多高我都再不敢试着翻跟头了，一歪就会失去平衡，上次就是这样摔了个嘴啃泥，差点没把门牙磕掉。

武明君急得在下面围着绷床团团转，又不敢上来捉我。我在半空中想，这傻小子其实挺好玩的，又耿直又有趣，按理应当我喜欢他才对。诗来姐姐又不爱动又不爱玩，整天写些哀哀叹叹的诗打发日子，怎么就会爱上这么个粗人呢？不过这事也难说，永昌哥哥又闷又严肃，我怎么偏偏就喜欢他呢？一想起他我就心烦，他是我同